

裘沙 著

陈洪绶研究

——时代、思想和插图创作



人民美術出版社

陈 洪 绶 研 究

——时代、思想和插图创作

裘 沙 著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洪绶研究：时代、思想与插图创作 / 裘沙编著.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3

ISBN 7-102-02892-X

I. 陈… II. 裘… III. 陈洪绶 (1598~1652) —

插图—艺术评论 IV. ① J218.5 ②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4828 号

陈 洪 绶 研 究

出 版 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责任编辑：于瀛波

装帧设计：于瀛波

责任印制：丁宝秀

制 版：深圳彩视电分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彩桥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0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印数：1—1500

ISBN 7-102-02892-X

定价：38.00 元

陳
章
侯
公
像



陳洪文 (1599—1652)

《宅埠陈氏宗谱》：陈洪绶生于“万历戊戌十二月二十七日”。黄涌泉据其《吕吉士诗序》考，应在十二月二十日之前生。胡敢《陈洪绶集》前言注：“疑‘二十七日’为‘十七日’之误。按之《中西历对照表》，万历戊戌十二月五日已为公历1599年元旦，则老莲按公历应生于1599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 迅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底本如能借出，我想，明年一年中，出《老莲画集》一部，更以全力完成《笈谱》，已有大勋劳于天下矣。

鲁 迅

——《书信·致郑振铎》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夜

目 录

	陈洪绶传略·····	1
文 论	陈洪绶《九歌图》的创意和艺术结构·····	3
	王实甫、《西厢记》和 陈洪绶《西厢记》之图·····	35
	孟称舜、《鸳鸯冢娇红记》和陈洪绶《娇娘像》·····	66
	两篇《陈洪绶集》未载的重要佚文·····	86
	《水浒叶子》研究·····	98
	《水浒叶子》赏析·····	147
	从《避乱诗》到《筮仪象解》·····	173
	《归去来图卷》赏析·····	194
	《博古叶子》赏析·····	227
	陈洪绶死于“黄祖之祸”初探·····	279
	《陈洪绶年表》正误·····	288
图 版	陈洪绶绘《九歌图》·····	22
	陈洪绶绘《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	54
	陈洪绶绘《娇娘像》·····	78
	陈洪绶绘《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真本》之一·····	93
	陈洪绶绘《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	96
	陈洪绶绘《水浒叶子》·····	162
	陈洪绶绘《归去来图卷》·····	214
	陈洪绶绘《博古叶子》·····	265
后 记	·····	296

陈洪绶传略

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号老莲，明、清间诸暨枫桥人。祖性学，神宗万历时陕西布政使。父于朝，隐居不仕。洪绶幼年丧父，家境坎坷，天资聪颖，总角时即思“以吾力普济众生^①”。十岁能濡墨作画，蓝瑛见而奇之。受业于刘宗周，为诸生，但屡试不第，寄情书画。十九岁“伤家室之飘摇，愤国步之艰危^②”，以“寥天孤鹤之感^③”，颂顶天立地之骨^④，作《屈子行吟图》。天启三年首次进京，一事无成。崇祯十三年再次进京，思宗召为内廷供奉，不拜。又召为舍人，使临历代帝王图像。与崔子忠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但世以为三百年来无此笔墨。为臣三月，即弃去。壬午入赘为国子监生，试辄高等，当授官翰林^⑤；终因国事日非，与太学生同流深怀负国之惭，又慨然弃去。癸未南归，深秋至杭，以“横流非我孰安澜”之雄心，作《水浒叶子》四十图为立国之谏，以正告天下。不数月，甲申之变：李自成进京，思宗自缢，清兵入关。洪绶闻知国变，“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见者咸指为狂士，绶亦自以为狂士焉！”^⑥鲁王监国授翰林待诏、隆武帝召为监察御史，皆不赴。顺治三年，清兵陷绍兴，为大将军固山所掳，因拒画险遭杀害。逃遁后，避乱会稽山中云门寺，削发为僧，改号悔迟、悔僧、云门僧。作《避乱诗》二百余首，以炽烈之情，喊出了身处乱世的下层人民无法忍受的痛苦。后卜居薄坞；后又重寓绍、杭，卖画度日。晚年借《周易》作《筮仪象解》，对国家之兴亡、民族之盛衰、君王之昏愚、社会之动乱等沉痛教训，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作《归去来图卷》，以为“乱世之出处”。又借汪南溟标目题赞，作《博古叶子》四十八图，画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各种形相，以及自我觉

醒的价值取向。但事与愿违，顺治九年竟横遭“黄祖之祸”，急归故里，“以不良死”^⑦。享年五十有五。为了笼络人心，清世祖特诏恤绍兴明殉难诸臣^⑧；第二年更“赐故明殉难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及太监王承恩十六人谥，并给祭田，所在有司致祭”^⑨。然而，反抗是不行的，诚如鲁迅所述：“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⑩陈洪绶的死因性质严重，为了避免灭门之祸，当时在杭之儿媳，竟拒绝赴绍奔丧；《陈氏宗谱》也将其卒年改成“辛卯（顺治八年）十月十六日”。

洪绶一生博学耿介，聪明桀傲；胸中之慨，皆托诸诗画。《桐阴论画》谓其画：“深得古法，渊雅静穆，浑然有太古之风。时史靡靡之习，洗涤殆尽。至其力量宏深，襟怀高旷，直可并驾唐、仇，追踪李、赵，允为画人物之宗工。”朝鲜、日本思藏购莲画，重其直者不乏其人；海内传模为生者达数千家^⑪。有《宝莲堂集》十卷存世，“而其论古衡今诸论策，终不可得”。《沅蓀诗话》谓其诗：“清超苍雅，莫名一格；骚怨忠怀，诂词人墨客所能仿佛哉！前人记载或以之入方技传，冤矣。”

鲁迅曰：“内曜者，破黠闇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曙色东作，深夜逝矣。”^⑫陈洪绶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摆脱“官魂”、获得“民魂”，内曜心声，两皆可期！

今年是这位中国历史转型期舍身求法、风骨独存的大诗人、大画家殉难三百五十周年祭，撰此以为纪念。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于北京零斋

注：①②⑤⑥⑫见孟远《陈洪绶传》。③见陈洪绶《楚辞述注》序。④见来钦之撰《楚词述注》序。⑦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丁耀亢《哀浙亡陈章侯》题注及邓之诚按语。⑧见《绍兴市志》。⑨见《清史稿·世祖本纪二》。⑩见鲁迅：《女吊》。⑪见毛奇龄《陈老莲别传》。⑫见鲁迅：《破恶声论》。

陈洪绶《九歌图》的创意 和艺术结构

《九歌图》是陈洪绶青年时代的代表作。如果只想粗略地欣赏一下，泛泛地讲出它的一些优点来，那是容易的。如果我们希望能深入了解这套杰作的真正的价值和画家的创意，并且由此而总结出一些创作经验来，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屈原和他的《九歌》，否则，便不能深入把握画家《九歌图》的创作意图，也就无法深刻评价《九歌图》的艺术成就了。这正是插图艺术和其他画种不同的特点所在：我们只有充分掌握它的从属性之后，才能深入把握它的独创性。因此，这里就从屈原和《九歌》谈起。为了保证立论的权威性，请允许我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有关论述，抄录在下面：

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汉文学史纲要》接着介绍作者，说：

屈原，名平，楚同姓也，事怀王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令原草宪令，上官大夫欲夺其稿，不得，谗之于王，王怒而疏屈原。原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

神灵，琦玮倬傺，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曰《天问》。……后盖又召还，尝欲联齐拒秦，不见用。怀王与秦婚，子兰劝王入秦，屈原止之，不听，卒为秦所留。长子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亦谗屈原，王怒而迁之。原在湘沅之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终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时盖顷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五或六)也。

接着介绍《离骚》说：

《离骚》者，……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其文几二千言，中有云：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驰玉虬以乘骖兮，溘埃风余上征(为了更好的把握辞义，特摘录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于句后：此言布敷襟衽，跪而陈辞，吾介然得此等中正之道，余乃驾四虬之凤车，淹忽埃风之起，余因以上征也)。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既以陈辞而得中正之道，将往游上天，遂于朝日之时，自舜所在之苍梧，驾四虬以行。至于既夕，而遂至昆仑之玄圃，欲稍稍留于此灵琐之前，而日已忽忽将暮矣)。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日既将暮，吾遂令日御之羲和，安步徐行，望日入之崦嵫，而勿迫近，冀白日之修永。盖道路曼曼然修长，而吾又将上下有所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既将上下有所求索。余至咸池，而饮余马，结系马辔于扶桑之地。余乃采折若木，以拂拭曜灵，使之明洁，以待余之有所求索，且于此游戏徘徊焉，以待月之升也)。……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上言宓妃信美而无礼，遂弃去而改求。观览四极，周遍天下，而无所所得。望琼瑶之高台，巍

然耸立，见有娥氏之美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乃令鸩鸟为媒，以求娥女。而鸩显示给我的，并非佳善之品德。遂更使雄鸩求之，其即高飞长鸣而往，行径之轻薄佻达，实又可恶之极矣）。……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混浊而嫉妒兮，好蔽美而称恶（此言已欲求有虞之二姚，然理弱媒劣，恐所求之言，不能固结。举世混浊，而嫉妒贤人，皆隐避人之美德，而称举他人之恶，恐二姚之不成也。以上言古之贤女，亦以举世混浊，不能辨别贤恶，余虽求索，而不得也）。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余所欲求索之闺门贤女，既以如是邃远。而及身所事之哲王，又已不肯觉悟，使余怀此中情，而无所发泄，余安能忍受此情，长此以终乎）！……”

次述占于灵氛（灵氛，古代占吉凶之人），问于巫咸（巫咸，古代传说神巫名），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于是驰神纵意，将翱将翔，而睠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此言已安驾徐行，于是旂抑节弭，心神高旷，属念邈邈。遂奏九歌而舞箫韶，聊假时日，为此愉乐之事也）。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此收束诸上文而言曰：余既歌舞，聊以愉乐，及日之既升，赫赫曦曦，甚为光明，余顾视之顷，忽睹旧乡，则余之伤情，至于仆御皆悲，而乘马亦有归思，至拳曲不能行矣）。乱（乱者总理一赋之终）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据《离骚注》：彭咸，殷贤臣。谏其君不听，投水死。）

以上便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有关论述。最后，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对“乱曰”至“彭咸之所居”这段文字，评述说：“此收束全篇之辞也。全篇所写，即此数语之情实。总而论之：则就已身言，全篇皆写‘国无人莫我知’一句。就客观事象之现实言，则皆

写“莫足与为美政兮”句。是吾一生忠爱之忧，为君为国，已尽其最大之努力。终以无救于国家。而关键所在，乃余好修之性，与混浊党人凿枘不入。宗国既不可为，又何所用于独善其身，不如追踪巫咸，了此残年，以尽其为宗祖、为史职，传统不可诬之忠耿。暴露时代之黑暗，如何酣透！反抗秽恶之精神，又何等率真！此其为古今第一等作品，悬诸日月而不刊也。”（郭沫若《离骚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者注告诉我们，郭沫若先生从“钟鼎文”考据：“乱”是“辞”的误字，是刻铸之误。“乱曰”就是“辞曰”。尾声总结了全篇：去国呢？自己的意志不许可；留下来，政治上沙漠一样的寂寞。算了吧！只好投水来表示抗议，来保持清白！）

鲁迅这段文字（包括姜亮夫的注），告诉我们：

屈原上下求索而不可得之后，灵氛、巫咸，“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正当他“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之际，“忽临睨夫旧乡”，喊出了“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因此“而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这不但但是《离骚》全篇的收束之辞，也正是屈原创作《离骚》的主题所在。

这里所说的《九歌》与《韶》，学者认为皆舜禹之乐，与楚沅、湘民间之《九歌》名同实异。但对画家陈洪绶艺术创作来说，则又是另一回事。因为屈原作《九歌》，也是在行吟中的事，陈洪绶由此得到创作的灵感，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可以的。因此，《离骚》的这段结束语，也正是画家陈洪绶，画《离骚》而不画《天问》，不画《卜居》，不画《渔夫》，而单画《九歌》、单以《九歌》和《屈子行吟图》相结合，以集中表现屈原伟大襟怀的原因所在！画家紧紧地抓住的，是全篇最重要最关键的瞬间，也就是屈原从“毋怀故宇”而神驰《九歌》，转而“忽临睨夫旧乡”，“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的瞬间！

这正是陈洪绶创作《九歌图》统帅全篇的关键情节，也是《九歌图》统帅全篇的主题所在！他为天地山川神灵造像，由此而打破了各章各句表面文字的束缚，而紧紧抓住了深层次的屈原思想的核心，别出心裁，精心创造，因而琦玮傜傜，与众不同。

二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把屈原的《九歌》也大体了解一下。为了保证立论的可靠性，在这里，我仍然想引用权威学者的论述，据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介绍：

《九歌》、《天问》颇有人论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褻慢淫荒之杂。原既被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这个解释是很对的。……我们看《九歌》中那么许多媚好的辞语：“桂櫂兮兰枻，斫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我们很不能相信民间的祭神歌竟会产生这样的好句。有许多民间的歌曲在没有与文士阶级接触之前，都是十分地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晶莹的至情语，也被拙笨的辞笔所碍而不能畅达。这乃是文人士的拟作或改作，给他们以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为文艺上的巨作，其历程当不外于此。

《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礼魂》为“送神之曲”，其余九篇，相传都是礼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

(《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诸情语，又岂像是对神道说的。因此，郑振铎先生接着说：

《圣经》中的《苏罗门歌》，不是对神唱的歌曲，而同时又是绝好恋歌么？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语，颇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说：“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见是，《九歌》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可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间恋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间祭神祭鬼的歌，如《云中君》、《国殇》、《东君》、《东皇太一》及《礼魂》。

由此可知，屈原的《九歌》，既有楚地的民间恋歌，又有祭祀自然之神的乐歌。那么，我们的画家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这部标明“汉宣城王逸章句、宋新安朱熹集注，明会稽王骥校定，萧山来钦之述注”的《楚辞述注》，卷一刊载的，便是陈洪绶的十二幅《九歌图》。如果我们有机会能看到这部明刊本的话，不但可以看到这位天才的画家是如何将自古以来人们希望见到的天神(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地祇(河伯、山鬼)和人灵(湘君、湘夫人、国殇)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塑造了出来，而且，对我们从事绘画创作的后学者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它向我们展示了画家如何通过《离骚》结束语中屈原喊出“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瞬间，把这十一位不同层次、不同个性的自然之神，和我们的大诗人屈原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有机体的。

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北京图书馆珍藏的这部明版古籍，一幅一幅地欣赏下去吧。

《九歌图》 陈章侯写

这是全套作品的总题目。图版高出所属各图的正图（图像）和副图（题名）；字的大小，也显著超过副图的题名。包括《屈子行吟》。而且与所属正图同样大小的全部副图，都一律在神的称号之下签署“洪绶”，以此和《九歌图》署“陈章侯写”相区别。这一格式，同样包括《屈子行吟》。这完全出于作者有意的安排。

《东皇太乙》 “吉日兮良辰，穆将愉兮上皇。 灵偃蹇兮姱服，君欣欣兮乐康。”

东皇太乙，即东皇太一。旧说：“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全篇为迎神之曲，写灵巫衣饰、祭品、音乐等，颇为繁盛。上皇、灵皆指东皇太一，但此系想象之辞。谓神灵服轻美之服，偃蹇踟躅于天上人间。这幅《东皇太一》图是《九歌图》的开卷之作，画家以自己丰富的想像力，同样把这位天神的显灵描写得五彩缤纷。东皇太一头大身短，盛装华服，手拿神器，十分威严，仿佛在听屈原的肺腑之言，情绪还没有受到影响。画家做这样的安排，既保留了一点迎神的气氛，同时又让这位天之尊神成了其余诸神紧接着一个一个都被屈子的倾诉引进那特殊情态的一个开端，一种过渡，十分得体。

《云中君》 “灵皇皇兮既降，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云中君，即云神，此篇为祭祀云神之作。画家笔下的这位与日月兮齐光的云神，和东皇太一已完全不同，他似乎听完了屈原即将自尽的倾诉，已经大为震怒，尤其是那只张开的左手，十分用力，真

到了“极劳心兮忡忡”的地步！

《湘君》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遯吾道兮洞庭。”

湘君，为湘水之神。历来有各种不同解释：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渡湘江时遇大风，因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言：“尧女，舜之妻，死而葬此。”刘向《列女传》亦谓舜之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而王逸《楚辞章句》，以湘君为湘水神，湘夫人为舜之二妃。郭璞《山海经注》，又谓“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以为湘君、湘夫人都不是舜之二妃。而韩愈《黄陵庙碑》，又以为“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近人多认为湘水神的湘君、湘夫人，乃配偶神。

《屈原赋校注》说：“此诗盖巫者扮为湘君之神，而召湘夫人之词也。”上面引用的歌词“望夫君兮未来”夫读如扶，助词；君指湘夫人。而陈老莲笔下的《湘君》，是位手拿荷花的美丽的女神。她在水上凌波飘动，默默地侧过头来，一手抬起，微微靠近下巴，没有画她吹箫，却仍然画出了她含情脉脉地“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参差即洞箫）兮谁思”的动人情态。而她此时此刻所思考的，恐怕也正是屈子将在自己怀抱之中投水自尽的命运！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湘夫人》为《湘君》姊妹篇。本篇为祭湘夫人之歌。帝子，王逸注：“谓尧女，随舜不反，没于湘水，因为湘夫人。”本篇为湘夫人招湘君之辞：这位“闻佳人兮招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